

上海人泡饭吃勿厌

茄山河 文 / 任向阳

泡饭是上海人个标准早饭，也排得上灶披间里个上海符号。告【同】北京人个炸酱面广东人个煲仔粥一样，泡饭常庄搭上海人连拉一道个。

要晓得啥叫“上海人会得过日脚”，依也来吃吃泡饭就晓得了。泡饭总归是用隔夜吃挺【剩】下来个冷饭烧个——甭个就是物尽其用，勿浪费。泡饭只要用咕咕滚个开水冲泡焐熟或者烧开了就好——甭个叫又快又便当。泡饭讲饭勿是饭，话粥勿是粥：有得饭个足实，经饿，又有得粥个汤水、湿滑；用勿着细嚼慢吞，也勿像吃汤介快。可以一顿早饭只吃泡饭对付过去，也可以拉大饼、油条、粢饭、馒头、粽子、面包、蛋糕啥里头趁依高兴随便拣一两样干点心再吃吃饱——葛倒真个叫实惠。吃泡饭离勿开“咸小菜”，一般是咸菜酱瓜榨菜萝卜干，咸蛋皮蛋花生米熏青豆腐干，酸辣菜腌辣椒酱生姜酱落苏，咸鱼咸肉乳腐霉麸糟毛豆；也可以拿碗头碗脚剩下来个荤素小菜连汤带水淘进去拌了吃，饭菜一道下；当然，也可以直接切好小青菜咸肉丝香菇丝烧一镬菜泡饭；假使有得半焦半香个饭糰【锅巴】，水烧开仔拿饭糰摆到甕子里笃到米粒散开，就是来得个好吃个锅香泡饭——甭个叫既没定规，丰富多彩。

泡饭也叫饭泡粥、泡粥、淘汤饭、汤淘饭，用隔夜个冷饭加烧开个自来水，是能够几分钟就做好个沪式快餐。老早仔一早来勿及拉煤球炉浪烧开水，有个人家直接到老虎灶去泡仔开水回来冲泡饭，伊适应了上海人快节奏个生活，体现了上海人善于变通勿受拘束个特点，也印证了上海人勿尚奢华讲究生活实际自得其乐个开明心态。

烧泡饭一定要等水先滚开，否则忒烂，水一般要比冷饭多放两份，钢盅锅子搪瓷煲煲好烧个，假使底里大个镬子受热面宽，热起来快，煤气就省。冷饭放下去顶好用勺子压牢饭块借了热水个力道拿饭掀掀散，让米粒予勿再粘拉一道。想吃薄点个，水就加了大一眼；想吃厚一眼个，葛末就少加点水或者拨伊拉镬子里多涨眼辰光。等到饭粒水里“迪粒拔辣”起泡烧开了，马上就拿灶火关脱，泡饭就烧好了。寒场【冬季】里盖头勿要开开来个，隔段辰光吃仍旧暖个。假使一歇歇就要吃，葛末依拿伊盛拉碗里让伊跑脱热气，也可以搽【xiao 掀】开镬盖让伊勿要太烫，或者拉水斗里放眼冷水，拿镬子浸拉水里快速冷冷伊。假使依实在急了要吃仔去上班，还有个办法可以让泡饭勿烫，就是准备好冷开水或者放拉冰箱里个隔夜菜个汤淘拉泡饭浪，葛末勿冷勿热味道也勿推扳。

冷天介吃仔泡饭人暖热，夏场里白开水茶淘饭顶爽气。泡饭一吃，一夜天少脱个水分又补回来了；咸小菜一嚼，淡之刮答个嘴巴里向又有了滋味；泡饭吃好，肚皮填饱，一上半日力道勿少。告咭泡饭尽管简简单单老平平常，阿拉还是日日早浪吃来吃去吃勿惹厌。

远开一点

两吨头

文 / 彭瑞高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上海自制的运货车风靡一时。“上海牌”小货车轻巧快速，载重量为两吨，司机们称之为“小上海”，大多数上海人叫它“两吨头”；“交通牌”运货车，载重量有四吨，被称为“大交通”，也叫“四吨头”。

这个“头”字，上海话里常出现，分析起来，应该属于词的后缀；但它与数量词合在一道，有助于表达事物的规模和等级。

就拿请客来说吧。过去交通不方便，走一趟亲戚不容易，请客一方在策划家宴规模时，第一句就会问：“是请一顿头，还是请两顿头？”意即请客人吃一顿饭，还是午宴晚宴吃两顿。如果是“一顿头”，那就比较简单；而若请“两顿头”，除了开席大之外，还要考虑两顿饭之间，那一大段时间如何消遣，这也是颇费周章的一件事。

上海郊区农民，婚丧嫁娶办宴会，“头”也是策划宴会时必然出现的。譬如说，筹办者第一句话就会问主人：“你办几日头酒水？”如果家境不太好，办“一日头”酒水，人们也是理解的；一般情况下，办“三日头”酒席的为多，就是借钱，也要办到这个规模。旧风俗害人，死要面子活受罪。

除了“日头”问题外，办酒水还有“桌头”的问策。筹办者还要问主人：“你酒水办几桌头？”“十桌头”算少的，“廿桌头”是起码的，三十桌五十桌也要上。这个“头”字，往往加在两个字后面，成为三字句，朗朗上口，如“三桌头”“六桌头”“十桌头”。如果已有三字或四字，“头”字就不用了，如“十五桌”“廿八桌”“三十六桌”。这也是个语言习惯问题。



沪上老照片

开门头桩事体

上海是中国最大个城市，但老早相当长一段辰光基础设施设施落后，拿水、电、煤中个煤来讲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市区还有得一百多万只煤炉，告咭伊辰光几乎每条马路傍有煤球店，还有交关像甭张照片高头甭种为煤球店供货个生产加工厂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“柴”脱郊区农村相比，也就稻柴、麦柴告煤球、煤饼个差别。烧煤球、煤饼既方便又污染环境。随着经济发展，实力个增强，进入九十年代，上海开始大力实施煤气化工程，辣实现煤气化后，上海既没停下脚步，最近十多年，又成功、迅速个完成了煤气向天然气转换。柴还是算柴，但迭个开门头桩事体，质量大大提高，居民个体也勿用像以前伊能介费心、费力操办了。

种楠 摄 林庸 文

瓶甕罐头中的“甕”

文 / 叶世祚

甕，上海话读若“邦”（bāng，上声）。一种常用的陶制容器；如咸菜甕、酱油甕、甕头老酒。迟至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上海马路上还可以看到名为缸甕店的商铺。明代我国首部字典《字汇》上说：“甕，瓶瓮。薄孟切”。

甕长什么样子呢？《上海方言词典》说：小口的瓮。《崇明方言词典》说：大口的坛子。其实，甕的种类很多。除了存放东西，多用来沤制、酿制食物。按照制作工艺的要求，大口小口，各种样式都有。只是为了方便搬运操作，体积当然不会很大。

上海熟语说“揞了甕里”，就是形容像泡制食料一样逼迫人就范。“买缸甕，看油水；买嫁妆，看漆水”。意思是缸甕质量好不好，要看其上的釉色匀不匀；结婚家具好不好，要看它的油漆是不是有光彩。

说到甕与其他陶制容器的区别，上海人只不过在其整体大小的概念上，有一个粗粗的划分。最小的叫坛，大点的叫甕，更大的叫缸。统称这类坛罐罐，就叫做“瓶甕罐头”。通常，缸和甕两者不能互换。五石缸、七石缸，还有司马光砸掉的那个，都叫缸，而不能叫甕。搞混了，就要犯上海人常说的“缸里缠到甕里”（张冠李戴）的错误。徐复老先生校议《吴下方言考》时说“俗谓大缸曰甕”是值得商榷的。

此外，甕还可以作为量词。如说：一甕醋，三甕酒等等。《吴下方言考》甕字释例说：“智永禅师有秃笔头数十甕”。就是将其作为量词用。

沪语童谣

小猢猻

创作 / 王成荣

小猢猻，蛮滑稽，
勿怕天来勿怕地，
独怕人家看屁股，
出门双手遮牢伊。
哎哟哟，
依来猜猜啥道理。

啥道理？馋瘪胚！
样样物事塞嘴里，
勿讲卫生肚皮痛，
屁股烂红一大片。
喔哟哟，
自家看看也触气！

横东道、赖极皮、老刮铲

闲话闲画 文 / 图 阿仁

上海人讲横东道，就是打赌。赌一把，就是横一记。横东道是上海话大词典里个写法。上海闲话是讲讲便当，写写就大伤脑筋了。上海人讲到横，还有点像旺个发音。所以交关老上海人来看上海闲话写个文章常常感到蛮吃力个。一个好办法是一面看报、一面读起来、读出来。甭样可以省力省心一点。试试看，灵光哦？

小辰光到弄堂里去白相，男小因是最喜欢来横东道个。啥人奔得最快？横一记。啥人有本事翻过墙头，也横一记。输脱个人要付出代价，要么是几张香烟牌子，要么是一根断棒冰。赢个人是做大王来享受胜利果实。大人之间也有来横东道个。一个话题大家争勿清爽，大家勿卖账就可以横东道了。上海队打北京队进了几只球，苏联人几时卫星上了天，小绍兴三黄鸡几钹一斤，啥个事体都可以拿过来横一记。大人个赌注常常是一顿饭局，输脱个朋友请埋单。小来来是一包香烟，红牡丹或者大前门，蹇脚香烟勿挨。输了要耍赖皮个人要拨大家骂山门：“依是赖极皮！赖得脱今朝赖勿脱明早！”勿管小因、大人，拨人家打成赖极皮是老老坍台个事体。赖极皮个顶峰是极哭皮。一门心思要想赖帐，赖到哭出来软化别人，甭大概是极哭皮个出典吧。经常想出花头经来骗别人横东道、来多多少少占点小便宜个家伙，上海人称之为老刮铲。一镬白米饭分光了，还可以辣镬子里又刮又铲盛出半碗饭来个脚色，老刮铲是也。因此上海人还以老刮铲来形容小气鬼、刮皮鬼、吝啬鬼。“小浦东最反对聚餐来AA制。但是伊从来就既没会过一趟钞，一钹勿出。真是一个老刮铲！”赖极皮、极哭皮、老刮铲还是放得到场面上讲法。最俗气也最粗气个上海闲话是讲老屁股。老屁股精明无以复加、老练过人一筹个大好佬。甭样子个朋友，伊身边往往是既没几个朋友个。大家搭伊既搭头。

老底仔上海人生活个空间小，大家轧辣一条弄堂里、孵辣一只门牌号头里。所以攀谈多、讲张多，横东道个故事也就多了去。现在上海人住房条件改善了，邻里之间个距离宽了、间隔大了。一道茄山河机会少脱交关。横东道因此也冷脱了。由横东道引出来个赖极皮、极哭皮也等量递减。更加年轻个上海小朋友假使有了争论，只需摸出手机点点戳戳，立马有解。用勿着横东道、横一记哉。打赌已经落后了、落伍了。甭个可以算是时代进步个小脚印。呵呵。

